

浅论革命文物的教育功能

韩建磊 王建
景德镇陶瓷大学

DOI:10.12238/er.v7i12.5690

摘要：革命文物是“物”，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与精神思想，具有非常明显的教育应用潜质，而当前思想教育领域存在诸多问题，急需新的教育方式与资源，这就决定了革命文物在教育领域具有非常良好的应用前景。革命文物通过“启发联想”“警示警醒”及“体验”等方式来发挥教育功能。要提升革命文物的教育应用效果，则要注重革命文物“分类整理”、要强化革命文物的“表达”功能，还要注意“因材施教”等问题。

关键词：革命文物；红色思想；教育功能；保护利用；器物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On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Jianlei Han, Jian Wang

Jingdezhen Ceramic University

Abstract: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are "materials", which contain rich historical information and spiritual thoughts and have obvious educational application potential. However,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field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at present, and new educational methods and resources are urgently needed, which determines that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have a very good application prospect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play an educational role by inspiring association, warning and experiencing.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ducational application effect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sorting out"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strengthen the "expression" function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and pay attention to "teaching studen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aptitude" and other issues.

Keywords: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Red thoughts; Educational function;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Materials

引言

革命文物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与思想精神，是中国革命与建设历程的历史遗存和实物见证。革命文物种类繁多、形式多样，蕴含的内容十分丰富，在当前的各类思想政治教育中正在发挥越来越大作用。但目前有关革命文物教育功能的研究，整体上侧重于实践应用，而忽略了其背后的理论问题，即“为什么革命文物具有教育功能”。以“革命文物”为篇名进行中国知网检索，约有500多条检索结果，其中绝大部分讨论的是如何保护、如何利用革命文物，而极少有涉及“教育应用”方面的学理性文章。基于此，本文尝试从学理层面阐释革命文物教育功能“为什么能”，以及革命文物如何能够更好的发挥教育功能。

一、革命文物为何具有教育功能？

（一）特定的“物”具有教育功能

我国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有“器以藏礼”（《左传·成公二年》）的记载，并且制作了形形色色用于教化的礼器。整体而言，中国“器以藏礼”更侧重于实践的应用，而缺乏

理论的探索，没有解决“为什么”的问题。然而，几千年的器物教化应用起码说明，蕴含特定思想的器物能够发挥特定的教育功能。西方有一种名为“道德物化”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赋予了特定设计意图、设计思想的器具，能够一定程度上实现类似道德教育的效果^[1]。由上述可推知，任何一种“物”，只要蕴含了特定的思想，就有可能用于特定的教育，实现特定的教育效果。革命文物也是“物”，且蕴含了丰富的思想与信息，所以革命文物也有可能实现特定的教育功能。

（二）革命文物具有明显的教育应用潜质

相比较于其它的“物”而言，革命文物具有更加显著的教育应用潜质。第一，革命文物是实物历史。从经历了战斗的武器装备到烈士的遗物，从革命遗迹、遗址到日常生活用品等……这些革命文物经历了革命与建设的洗礼，保留了历史的痕迹，是珍贵的“实物历史”。作为“实物历史”，革命文物在教育中能够更真实、直观地反映特定的历史事件或历史年代，更容易引起教育受众的共鸣，从而发挥出独特、

实效性更好的教育作用。第二，革命文物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与思想精神。作为经历者与见证者，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历史信息，以及系列的红色思想与精神必定体现于特定的革命文物中^[2]。

（三）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困境

现阶段，我国各学段思想政治教育虽然创新了教学形式、丰富了课程内容，但仍然面临着种种问题。以高校思政教育为例，并结合本文主题，笔者认为以下两点值得重视：

首先，就教育模式而言，采用的主要还是“老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模式，学生与老师之间缺乏互动，学生被动地从头“听”到尾，由于课堂缺乏吸引力，所以产生了大量的“低头族”。很多教师在讨论“低头族”问题时，得出的共识是：思政课的吸引力太差。如何才能击中学生的兴趣点，是当前思政教育所要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其次，就教育资源而言，在“实物”层面，整体上比较匮乏。高校思政教育内容涉及近现代的革命史、建设史，涉及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如果能结合“实物”来讲这些内容，效果有可能远远超出单纯的课堂说教。但目前为止，拥有相关“实物”的高校应该不多，就笔者所在的高校而言，这些“实物”的数量几乎为0。如果要提升高校的思政课效果，那么丰富“实物”层面的教育资源是途径之一。

综上，革命文物本身就具备教育潜质，而当前的思政教育恰恰缺乏“实物”层面的资源，如果能将革命文物与思政教育相结合，那么就有可能一定程度上提升我们的思政教育质量。

二、革命文物实现教育功能的方式

革命文物是没有生命的“物”，无法独立实施“教育”，这就决定了革命文物独特的实现教育功能的方式。

（一）启发、联想的方式

由于不是人为设计出来的，所以大多数革命文物无法明确地表达其内在的特定思想或历史信息。但是，任何革命文物总是与特定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相关联，所以当教育客体接触这些革命文物时，往往会基于这些革命文物而展开联想，从而印证、丰富、具象自己所了解、所学习的知识。当然，这种“联想”会不会出现，以及效果大小，除了革命文物外，还取决于教育客体自身的相关素养，比如，文化程度、社会背景、人生经历、宗教信仰等。同样一件革命文物，比如“苟坝会议的马灯”，有人看到的就是一件老式的马灯，有的人懂的多一点，知道当年毛泽东曾提着它去找周恩来商讨革命事宜，而有的人则能从中悟到“这盏马灯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的大道理。这样告诉我们，革命文物要通过“启发、联想”方式发挥教育功能，则必须考虑教育客体的具体情况，要坚持“因材施教”的原则。

（二）警示、警醒的方式

有些革命文物具有鲜明的特征，能够准确、强烈地表达某一段历史，或某一个历史事件，而教育客体一旦接触到这些革命文物，往往会受到某些强烈的警示，进而彻悟某些道理。比如，国家博物馆中的0001号文物绞刑架，它是中国共产党运动先驱李大钊先生英勇就义的绞刑架，通过它，我们能强烈地感受到李大钊烈士坚持真理、坚定初心、勇于斗争、敢为人先的革命精神，而它也时刻警示后人，革命是需要流血牺牲的。又如，国家博物馆中收藏的兔首、鼠首等铜像，它们遗失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经过上百年的漂泊最终回国。历史在它们身上刻下了痕迹，它们见证了那段中华民族受尽屈辱的历史，它们时刻警告后人：落后就要挨打。而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中的累累白骨更是强烈地警醒我们：勿忘国耻，热爱和平。总之，能够起到类似警示、警醒作用的革命文物数不胜数，它们是进行思政教育的宝贵资料。

（三）体验的方式

有些规模比较庞大的革命遗址，更适合以“体验”的方式来发挥教育功能。所谓体验，是指通过模仿重现某一段革命历程、革命事件，让教育客体以“参与者”的身份感受整个革命过程，从而达到特定教育目标的教育方式。目前，许多地区的红色基地与场馆依托自身的红色资源打造了极具特色的旅游、研学项目。通过这些项目活动的开展，将教育客体置身于“革命文物”所要传达的思想氛围中，完成教育目的。比如，2024年，全国职业院校在江西、湖南、广西、贵州、四川、陕西举办了“重走长征路、奋进新征程”红色走读实践研修夏令营活动，队员们在沿途参观了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茨坪革命旧址、永新牛田村、红六军团指挥部等地，队员通过种深入“体验”的方式，深刻感受革命先烈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不懈努力。^[3]再比如，2021年，“红军长征过富民”清河红色体验教育基地建成并开放，参加者身穿红军军装在清河村委的广场集合，重温入党誓词…在教员的带领下进行列队、军姿训练…让学员置身于历史事件中…激发学员深入思考，从而达到特定的教育目的。^[4]无论是红色基地开展的研学、旅游体验项目，还是基于特定战役而开发的真人战争游戏，都是尽可能将教育客体代入那段历史，去体会那段历史，最后达到特定的教育目的。与传统的说教相比，这些体验项目能够打破时空的局限，将教育客体置于特定的环境之中，真实的、直接地触及、感受那段历史，从而取得传统课堂说教远不能企及的教育效果。

三、革命文物如何有效地发挥教育功能

依据上文的分析，笔者认为要有效地发挥“革命文物”的教育功能，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分类整理

这里所讲的分类型整理，是以“教育应用”为目标的分类整理。“革命文物”种类繁多、分布广泛、地区跨度大，在是否适用于教育应用问题上，差距非常大。这样，就需要对目前的文物进行分类整理，以革命事件、革命人物、革命时期等进行初步分类；然后，再以保留的历史信息以及重要程度等为标准进行二次划分；最后，再区分出哪些适用于教育，以及适用于什么方式、什么内容的教育。只有进行这种分类整理，当我们运用“革命文物”进行教育应用时，才能够清晰、方便、快捷地找到最适合的革命文物，从而提高教育的实效性。

（二）强化“表达”能力

首先，加强对革命文物内在精神和故事的挖掘。利用革命文物进行特定教育的前提之一是其所蕴含信息的真实性与确定性。只有内容信息确定，人们才知道所学究竟是什么，只有内容信息真实，才能让人信服。所以要加强对文物中所蕴含的精神与故事的深度挖掘，信息越丰富、越真实、越确定，革命文物的表达能力越强。

其次，方法与手段的创新。一般而言，参观革命场馆是主要的教育方式，但效果也非常一般。如果能突破传统的限制，开创出一些新方法、新手段，革命文物的表达功能将大大加强。比如，可以采用第一人称的视角，将文物拟人化，制作相关的动画、电视、电影讲述文物故事。再比如，开创各种红色沉浸式体验项目，包括“重走长征路”等，模拟战争场面的3D场馆等，均能很好的强化革命文物的表达功能。

最后，采用恰当的辅助手段。“革命文物”的教育应用，分为线上和线下两种。就线下而言，1.要注重场馆的布置，要针对不同的主题、不同的文物类型，进行相对应的设计，包括浏览线路的规划、文物的摆放等，总之一切要有利于向参观者传递信息。2.要注重场馆解说员的培训与素质的提升。现在很多场馆配有金牌解说员，通过他们的讲解，确实能够让人更好地、更准确、更深入地了解文物中的历史故事与革命精神。3.加强文物移动性。当地的教育部门，比如高校，可以与当地的一些红色场馆合作，适当地选择一些易保护、易移动的文物进校园、进教室。就线上而言，主要是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将革命文物数字化。比如，可以建立VR文物体验馆、线上数字藏馆等，让教育受众可以更方便快捷、高效低成本地接触到这些文物；也可以制作相应的真人战争游戏，让人们体验当年的革命战争。总之，要通过辅助手段，让革命文物活起来，而不是永远躺在场馆中。

（三）因材施教

选择适合的“革命文物”，对于教育客体而言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教育客体自身的社会背景、文化程度、人生阅历等因素的不同，其所能感受到文物信息的能力也是千差万别的，所以“革命文物”的选用需要因人而异。即使是传递相同的思想，面对不同的人群也应该采用不同的方式。首先，面对不同的人群，要考虑哪些革命文物更适合参与他们的教育。比如政府人员、教师、普通群众等，对文物信息的把握与感悟方面，肯定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些差别。其次，同一场馆同一种类型的文物，要基于教育客体的实际情况，采用不同的教育方法。比如，中小学青少年更喜欢鲜活的革命故事，而成年人则更喜欢一些深层次的讲解，切忌对不同的教育客体采用相同的教育方法。

四、结语

自从2018年关于“革命文物”的两个文件发布以来，无论是革命文物的教育应用，还是相关的学术研究均达到空前的高度。但整体而言，人们更侧重于应用层面的探索与实践，而缺乏学理层面的深究。目前来看，关于革命文物为什么具有教育功能，具体的教育机制，以及如何才能更好地发挥教育功能等问题，研究成果甚少。人们只知道“怎么做”，却不太知道“为什么”。这是一种不全面、不完整的研究。基于这一现状，笔者撰写此文，意在抛砖引玉，希望能有更多同仁不仅要关注“怎么做”，还要关注“为什么”，从而推动革命文物的相关理论更加全面。

【参考文献】

- [1]韩建磊.论“器物教化”[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6).
- [2]遵义职院研学团:重走长征路 汲取奋进力量.[EB/OL] <https://www.zyzy.edu.cn/info/1115/11743.htm>,2024-07-18.
- [3]“红军长征过富民”清河红色体验教育基地建成开放.[EB/OL]<http://www.kmfm.gov.cn/c/2021-07-09/5283134.shtml>,2021-07-09.
- [4]黄梓根.用革命文物蕴涵的精神力量铸魂育人[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23(07).

作者简介:

韩建磊(1976),男,汉族,山东省枣庄,硕士研究生,副教授,伦理学

王建(1974),男,江西省南昌市,硕士研究生,副教授,体育教学与训练

基金项目:

2021年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基金项目“革命文物及其思想教育功能研究”(SZZX21050)。